

## 【口吐蓮香-法華尼-PK-腳踏蓮花-崔婆】

### 【念佛感應事蹟】-【法華尼】、【崔婆婆念佛】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就是他寫的。特別是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更成為流傳千古的佳句。

他任穎州知府時，每年夏天都會和朋友們賞蓮飲酒。他命人將蓮花插在盆中，依次相傳，同時讓歌伎唱歌助興。當歌聲停止時，蓮花傳到誰的手中，誰就得飲酒一杯。

有一天，他又請朋友們來府中飲酒。當一位叫盧媚的歌伎開口唱歌時，大家都聞到了一股無比美妙的蓮香，竟勝過府中的滿池蓮花。

大家很驚訝，問盧媚為何會口吐蓮香。她說，自己出生時便是如此，誰都不知是何原因。她從小家貧，父母為了餬口，只得把她賣進樂坊當了官伎，嘗盡人生艱辛。

聽了盧媚的身世後，大家紛紛搖頭嘆息，其中一位僧人更是嗟嘆不已。

這位有宿命通的高僧說，其實盧媚前世是位比丘尼，修行精進，讀誦了整整三十年的《法華經》。可臨終時因為一念之差，不幸墮落，此世才淪為官伎。

有人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怎麼可能呢？人只活一輩子，哪有什麼前生後世？」有人說：「高僧有宿命通，不會妄打誑語的。盧媚，你這一生中讀過《法華經》嗎？」盧媚回答：「身為官伎，哪有條件讀佛經呢？」

歐陽修令人取來《法華經》給她讀，她居然讀誦如流，好像已經讀過無數遍。然後又取其它的經書給她讀，她就完全讀不下去了。這時，大家才相信僧人的話果然是真的。

後來，北宋的王日休將「法華尼」的故事寫進《龍舒淨土文》中。他說，「法華尼」實在太可惜了，如果她知道淨土法門，用三十年的時間來念佛的話，早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何至淪落至此？

---

與「法華尼」相比，崔婆子就幸運得多了。崔婆子也是宋朝人，在一個官宦人家當傭人。

她生得粗手大腳，極其愚笨，連一句整話都說不清楚，每天只知道默默地幹活，經常被別人欺負。崔婆子的女主人是信佛的，喜歡研究禪學，每天在家裡打坐參禪。崔婆子也信佛，但她大字不識，每天就只會一邊幹活，她站也念，坐也念，走也念，停也念，念佛對她來說念阿彌陀佛，就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

就在崔婆婆 72 歲那年，突然得了重病，不能下床了。但她卻不以為意，反而念佛念得更勤快了。有一天，她突然毫無病容的在床上唱起歌來：「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然後告訴大家十月初五申時（下午三、四點）她就要往生極樂世界了。

果然到了那天那時，崔婆子當真就走了。大家將她火化之後，驚訝地發現她的舌頭仍然完好無損，而且像一朵綻開的蓮花瓣一樣，放光彩。

法華尼念了整整三十年的《法華經》，得到的果報，不過是來世口吐蓮香而已；而崔婆子只憑著一句佛號，便能當生腳踏蓮花，往生淨土。在所有的修行方法中，念佛法門的功德利益最大，最殊勝。

法華尼修行的通途法門是難行道，如螞蟻登山，解脫遙遙無期。崔婆子修行的念佛法門是易行道，如風帆順水，今生就能往生淨土。你是想學崔婆子，還是法華尼呢？

附：故事原文【誦法華尼轉生官妓】

歐陽永叔知潁州，一官妓口氣作蓮華香。有僧知宿命，言此妓前世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

問妓云：「曾讀《法華經》否？」答云：「失身於此，何暇誦經。」與以《法華》，則讀誦如流；與之他經，則不能讀。以此知僧言可信矣。

使此尼知西方法門，則上品上生可也；不知而墜墮於妓，可不哀哉！

以此知能用西方法門教人者，其濟拔之功大矣，福報豈易量哉！（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卷七）按：

出家為尼已是難得

苦行卅年更屬不易

唯仗自力無他力持

煩惱未伏再度沉迷

余門學道蟻子登山

念佛往生風帆順水

不生極樂尚在娑婆

一旦生西永斷輪迴

【崔婆作偈舌如蓮花】

宋朝，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

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洩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

【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

諷詠不絕口。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問：「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3~4PM）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予友婿也。（《夷堅志》乙卷九、《淨土聖賢錄》）

按：大集經言：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

古德云：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又云：隨緣開妙法，教眾得真情。

聖道多辛苦，西方一路平。

節選自《念佛感應錄一》

---

## 【六道輪迴苦，孫子娶祖母，牛羊為上座，親屬鍋內煮】

在梁武帝時，佛教非常興盛。當時有位誌公禪師，乃明眼善知識，能知人的前因後果。梁武帝很相信誌公禪師，而其他一般人也很相信他，不論是什麼場合，生小孩、親友結婚、喪禮等，都要請誌公禪師去念經。有一次，一位富人請誌公禪師去為他女兒的婚禮誦經，並請他在婚禮中講幾句吉祥話，令婚姻順利。

誌公禪師到了那兒，一見新郎和新娘，就說了：

「古古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女食母之肉，子打父皮鼓。豬羊炕上坐，六親鍋裡煮。眾人來賀喜，我看真是苦。」

誌公祖師說，真是古怪得很！是什麼事古怪？孫子娶祖母。當這孫子一出生時，他的祖母就生病了，到臨終時還掛念著孫子，恐怕沒有人照顧他，將來誰幫助他成家立業？因此，當她嚥氣時，仍手拉著孫兒的手，戀戀不捨的死去。到了陰間，見到閻羅王，就痛哭流涕的哀求道：「閻羅王啊！請你做一點好事啦！我世間的孫兒無人照顧他，請你讓我回去照顧他好嗎？」閻羅王慈悲為懷，答應她的請求，說：「好的！妳可以回去照顧他。妳本來是他的祖母，現在妳就回去做他的太太吧！」祖母業不由己，就又投胎到陽世做個女孩子，長大後就和她的孫兒結婚。只是改頭換面，穿另一件衣服，大家就全不認識了。

但誌公認識，故說：「古古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誌公又見到一個小女孩正啃著豬蹄，故說：「女食母之肉。」這女孩的母親造了重罪業，而托生成豬，現在被人屠宰做了美食，所以小女孩吃她母親的肉。

又看見院子有個男孩子正高興的拍打驢皮鼓，而說：「子打父皮鼓。」男孩的父親也因造罪，托生為驢，死後被人剝皮做鼓。而小男孩不知是他父親的皮所做成的鼓，只會歡喜的玩耍打鼓。

誌公又往炕上一望，全都是往昔被吃的豬牛羊，而今轉變為人，互為親戚。在鍋裡所煮的肉類，卻是六親眷屬啊！所以誌公說：「你們大家到這裡都說大喜大喜，恭喜主人娶媳，其實我看這真是苦啊！人人在輪迴裡互相還報，互相殘殺，互相食噉，真是苦不可言。」當誌公說完之後，就有很多人明白，而發心茹素念佛要修行。

---

冬瓜和尚

鋤鋤

清朝時代，杭州有一位奇異僧人，因遺其名字，故號為「冬瓜和尚。因其嗜食冬瓜，人即以此綽號名之。住華嚴庵，為人緘默，平素既不見其參禪與看經，更不見其念佛及禮拜。衣衫襤褸，半文不蓄，神情奕奕，行動瀟灑。唯獨終日遊行街市，寒暑無間，經十餘年，緇素皆莫測其所以。師一生別無知交，唯與鄰庵慧照法師友好。一日，走訪慧照法師，而告之曰：「明年新正月初六日，吾欲行矣，屆時請駕臨送我。」照師屈指一算，距行期尚有月餘，遂允為送行，決不誤期。時光荏苒，瞬間已是新正六日。是日，師一本慣習，仍然遊行街市，若無其事，中午猶至法慧庵應齋。齋返，見慧照法師已在其住處候行，師問之曰：「今日我兄光臨，有何見教？」照師笑而答言：「師早已與我有約，今日特地前來相送。」師曰：「我真糊塗，若非兄言，幾已忘卻。」於是，沐浴更衣，焚香禮佛。事畢，跏趺蒲團，而謂照師曰：「我今既行，不可不留一偈，即請兄代為書之。」偈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說偈已，即便怡然而終。

鋤鋤

按：古德有言：「念佛不在嘴，參禪不在腿。」這意思是說，真正攝心用功的人，不一定要死板板的拘於形式。所謂：「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然忙似箭，不忘阿彌陀。」禪師有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儘是本來人。」

要活潑，要灑脫，時時都是攝心時，處處都是用功處。」若過分的拘泥，反引起人的詬病。同時，身心也不能調攝，工夫反而不易前進。但是，話得說回頭，切忌不拘形式而放蕩形骸，懈怠成性，無所用心，則上當非淺。最好，如我人環境許可，四事具足的話，還是多做些形式的工夫，借此攝收身心。如學不拘形式，恐我人的根性還不夠。

-----  
冬瓜和尚——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

### (一) 清朝冬瓜和尚念佛修行事跡

【原分類：修行故事 2007/12/07】

清朝冬瓜和尚，喜食冬瓜，人稱冬瓜和尚，失真名。自住茅篷，古如終南山，居茅篷者多，有二、三百間，彼此相距不遠，可互相照顧。和尚晚年，不知何故，歡喜逛街，朝出暮還。

年底，老同參來訪。告訴老友，『將於正月十五往生西方，請來助念。』老朋友表面答應，心中存疑——整天逛街，怎能往生？

元宵節，依舊上街，人來助念，卻不見蹤影。恰好那天，冬瓜和尚提早回家，見友甚喜，問：『有何貴事？』答：『送往生。』始恍然，馬上沐浴禮佛，端坐念佛。臨終前留偈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皆不識，別有一天堂。」

主要是前兩句，走街坊，目的為磨練動中念佛，不受境轉。所以，念佛人應訓練自己動、靜、順、逆皆不忘彌陀聖號。

### (二) 冬瓜和尚：【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

清朝有一位冬瓜和尚，名沒有傳下來，不知什麼名字，喜歡吃冬瓜，人們就稱他冬瓜和尚。他是杭州人，在華嚴庵出家，出家以後，專修念佛法門，鄰近庵有一位慧照法師和他打同參，二人很好的同參道友。很奇怪，冬瓜和尚，吃飽就跑出去街上走，在杭州街上走來走去。走到晚上就回來，晚上繼續念佛，每日都一樣，都是在街上走。他的同參感覺到，好像不太肯修行，看他一天到晚都在街上走。但是也不敢對他說什麼話，而他的習慣就是這樣。每日吃飽就到街上走，晚上就回來，回來又有在念佛，這樣的生活，經過了十多載。有一年他要往生的前一年底，見到同參慧照法師的時候，他就對慧照法師說：「老同參啊！我正月初六就要去西方，你正月初六要來送我！」

慧照同參把他看做在開玩笑，想他一天到晚都在走街路，說他要往生，實在不太相信。但是口不敢說，心中在冷笑，口就回答說：「好啦！好啦！你若要往生，當然我會來送你！」

冬瓜和尚說：「我一旦話說出來就標準！不要忘記！」「好啦！好啦！我不會忘記！」

年過了，正月初六，那日早上冬瓜和尚就去法慧庵，受人供養吃飯。還沒回來的時候，慧照師就已經來要送他。看他不在，就知道可能是在開玩笑，連他自己都沒有在準備，說他會往生，那有這一回事？就在裡面坐，坐到冬瓜和尚吃過午飯回來。回來見到老同參慧照法師坐在那裡，就問說：「你來做什麼？」他說：「你告訴我說，你正月初六要往生，叫我來送你！你卻問我要來做什麼？很奇怪？」「真的！我有對你說過，你若沒有提起，我也忘記。這樣，好！現在我要去了！」馬上就去沐浴換衣服。海青、披衣已經穿好，就去拜佛。拜好，就去坐著，就向他的同參說：「這樣，我要去了，但是我有一首偈頌，請你寫起來。」開始念：「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偈頌念好的時候，念一聲「阿彌陀佛」，靜靜的坐在那裡，他的同參見他靜靜坐著，就為他念佛，念了念，就看他，他都沒有動，沒有表示。再過一段時間摸他，他已經沒氣了，果然是走了，非常自在。

看他的偈頌就可以知道：「終日走街坊」：說我一天到晚都在街上走來走去，做什麼呢？「心中念佛忙」：我雖然是走街坊，沒有一日閒空，不是在逛街，我是在念佛！怎樣念佛？意思就是藉這個動中鍛鍊念佛，利用街上很鬧的地方，這樣鍛鍊念佛。可見這位冬瓜和尚，他的念佛功夫是相當深，所以能在鬧中念佛。而且想到要走，就走！事先說好那一日要往生，到時候自己卻忘記了，由同參提醒，隨時就走。像這種來去自由的，可以說是非常罕有。在高僧傳裡面，像這種自己說什麼時候要往生，結果自己忘記，別人提醒他，隨時就去的，和冬瓜和尚只有兩位，可見功夫相當深。而且他是修念佛成就，專念阿彌陀佛得到這樣殊勝的瑞相，這是非常難得。

根據這個事實的證明，就可以知道念佛的功德是怎樣的殊勝，念佛是真實能令人了生死、出苦海，這就是鍛鍊「動中念佛」！

按：古德有言：「念佛不在嘴，參禪不在腿。」這意思是說，真正攝心用功的人，不一定要死板板的拘於形式。所謂：「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然忙似箭，不忘阿彌陀。」禪師有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儘是本來人。要活潑，要灑脫，時時都是攝心時，處處都是用功處。」若過分的拘泥，反引起人的話病。同時，身心也不能調攝，工夫反而不易前進。但是，話得說回頭，切忌不拘形式而放蕩形骸，懈怠成性，無所用心，則上當非淺。最好，如果環境許可，四事具足的話，還是多做些形式的工夫，手把念珠，待在念佛堂，老實念佛，借此攝收身心。如果初學者，就想要學不拘形式，恐怕根性還不夠，這一生的修學又要落空了。

---

## 五、念佛一聲 陰曹現光

民國初年，諦閑老法師住持觀宗寺。門下有一僧人名志誠，平素很慳，多年來存銀洋多枚，甚珍視，朝夕攜之，不離身邊，以致影響其參禪用功。

一旦患病，為陰曹捉去，二鬼逼其自前殿搬銀至後殿庫房，搬了半天，又坐下來休息。志誠以自己生前，貪心未了，耽誤用功，現時人已死，有銀亦無用，甚悔之。對被逼搬銀事，無心去做。稍後，二鬼來，見志誠工夫未做妥，甚怒，猛以膝頭撞之，志誠覺痛楚，隨應聲念「阿彌陀佛」一聲，頓時陰曹，全現金光，驚動閻王出現，詢之，知為二鬼偷懶。又知志誠貪銀，被抓來做勞役，閻王斥之，二鬼遂將志誠放回。

志誠在世，死去半日復回，詳言陰曹事，知為心系銀錠所誤，遂發心精進念佛，痛改前非，終獲修成。（大光法師《臨終助念法》）

---

## 十三、【彌陀文字 觸字見光】

經中曾言：「六根互用」，即眼睛不只能看，也能聽能嗅能嘗能覺能知；耳朵不只能聽，也能看能嗅能嘗能覺能知等等。這是神通境界，凡夫不能。然而在特異功能（超能力）人士當中也有能以耳朵看字，或以手指識字的。

臺灣大學李嗣涇教授、中央研究院王唯工教授及其他幾位大學教授，近幾年來以科學方法及儀器測試具有手指識字的三位特異功能的小朋友，經過數百次的測試，證明他們都有手指識字的能力。

其測試方法是將文字或符號、圖案等，寫或印在紙上，將紙包紮密封，然後交給這幾位小朋友以手指接觸，使其感知裏面是什麼字，或何種圖案，同時以儀器測試其手掌、手臂及腦部的反應；讓人驚奇地這三位小朋友都能在幾十秒或幾分鐘內，百分之百正確無誤的以手「看」出。

一九九九年八月底的幾天測試當中，曾有教授寫上「佛」字交給他們以手辨識，奇特的是此「佛」之一字在他們的腦中所浮現的不是「佛」字，而是一片很亮的亮光，光中有一個人，甚至還能聽到餘波蕩漾令人舒暢的宏亮笑聲，也看到和尚、寺廟等；而以注音符號所寫的「ㄉㄛˊ」，或以英文寫的「Buddha」（佛），也只看到亮光一閃，而看

不到字跡。若是其他的字或圖案，則是直接看出是某字或某種圖案，既無光也無聲。若是與佛字連接在一起的詞句，如「佛山」、「佛米級」、「比佛利山莊」、「埃佛勒斯峰」等，結果只看到上下的字，而佛字看不出，佛字的地方是一片亮光，甚至佛字附近的字也被光明遮住而看不出。若是特有佛名，如「阿彌陀佛」或「藥師佛」、「彌勒佛」等，則已更超越，只有光明，再無人形；尤其辨識「藥師佛」時，也有「像中藥的味道」。當中有以「鬼」之一字給其中一位辨識，當她摸著紙條時便說「一片黑」，過了一分鐘又說「很暗的紅黑」，半分鐘之後看出來是一個「鬼」字，並皺著眉頭表示，剛才一直感覺很冷、很不舒服。（以上測試發表于李嗣涇教授所著《難以置信--科學家探尋神秘資訊場》）

這幾位小朋友是否真有特異功能所謂的第三眼，或外靈附加，姑且不論。然而此番測試，竟讓幾位科學家們驚奇、讚歎、感動，心情興奮，思潮澎湃，可謂大開眼界，歎未曾有，頓使整個實驗室的氣氛熱烈起來。想不到佛教中神聖字眼或特殊音節，有其神奇力量、殊勝功能；凡夫肉眼以為白紙黑字，毫無奇特，但在特異功能（或靈界）的「第三眼」中，則是燦爛的光明或莊嚴的異像，透露、證明出在我們所熟知的世界之外，還有佛世界的存在，而其「佛名」是進入佛國的通道。

經中常言「佛皆有熾盛光明」，所謂「佛佛道同，光光無礙」；其中特別讚歎阿彌陀佛的光明是「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

與「佛名」接觸，明亮、溫暖、舒服。

與「鬼」字接觸，則相反地，頓覺一片黑暗、陰冷、很不舒服。

是故，眾生憶佛念佛，其身便有佛光；現生能啟發本有智慧，消除黑暗業障；臨終往生淨土，同證無量光壽。

按：彌陀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

佛光所在。能除戾氣。解冤釋結。轉惡成善

若在三塗。見此光明。無復苦惱。皆蒙解脫

鬼神之處。不祥之地。應置佛名。以度幽靈

-----彌陀佛光-----

法藏比丘發願：【我作佛時，光明無量，普照十方，絕勝諸佛，勝于日月之明千萬億倍。若有眾生，見我光明，照觸其身，莫不安樂，慈心作善，來生我國。若不爾者，不取正覺。】（十三、光明無量願；十四、觸光安樂願；）

## 至心精進第五

法藏比丘說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為菩薩道，已發無上正覺之心，取願作佛，悉令如佛。願佛為我廣宣經法，我當奉持，如法修行，拔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無上正等正覺。欲令我作佛時，智慧光明，所居國土，教授名字，皆聞十方。諸天人民及蜎蠕類，來生我國，悉作菩薩。我立是願，都勝無數諸佛國者。

## 明?照第十二

佛告阿難：阿彌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諸佛，所不能及。?照東方恆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若化頂上圓光，或一二三四由旬，或百千萬億由旬。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惟阿彌陀佛，光

明普照無量無邊無數佛刹。諸佛光明所照遠近，本其前世求道，所願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時，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為預計。阿彌陀佛，光明善好，勝於日月之明千億萬倍。光中極尊，佛中之王。是故無量壽佛，亦號無量光佛，亦號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等光佛，亦號智慧光、常照光、清淨光、歡喜光、解脫光、安隱光、超日月光、不思議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眾生，遇斯光者，垢滅善生，身意柔軟。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終皆得解脫。若有眾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說，至心不斷，隨意所願，得生其國。

---

## 禮佛現光第三十八

佛告阿難：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覺，及諸菩薩、阿羅漢等所居國土，應起西向，當日沒處，恭敬頂禮，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難即從座起，面西合掌，頂禮白言：我今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供養奉事，種諸善根。頂禮之間，忽見阿彌陀佛，容顏廣大，色相端嚴。如黃金山，高出一切諸世界上。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無礙無斷。阿難白言：彼佛淨刹得未曾有，我亦願樂生於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親近無量諸佛，植眾德本。汝欲生彼，應當一心歸依瞻仰。作是語時，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普照一切諸佛世界。時諸佛國，皆悉明現，如處一尋。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極清淨故，於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剛、鐵圍大小諸山，江河叢林，天人宮殿，一切境界，無不照見。譬如日出，明照世間。乃至泥犁、谿谷，幽冥之處，悉大開闢，皆同一色。猶如劫水彌滿世界，其中萬物，沉沒不現，混養浩汗，唯見大水。彼佛光明，亦復如是。聲聞、菩薩一切光明，悉皆隱蔽，唯見佛光，明耀顯赫。此會四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阿彌陀佛，於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聲聞、菩薩，圍繞恭敬。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明現照耀，清淨平正。無有雜穢，及異形類。唯是眾寶莊嚴，聖賢共住。阿難及諸菩薩眾等，皆大歡喜，踊躍作禮，以頭著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者\*見]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憂惱，莫不解脫。悉皆慈心作善，歡喜快樂。鐘磬、琴瑟、箏篴樂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諸佛國中，諸天人民，各持花香，來於虛空，散作供養。爾時極樂世界，過於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國，以佛威力，如對目前，如淨天眼，觀一尋地。彼見此土，亦復如是。悉[者\*見]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

---

## 寶蓮佛光第二十一

又眾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亦然。復有無量妙寶百千摩尼，映飾珍奇，明曜日月。彼蓮華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

### 參、念佛鬼退

#### 一、至心念佛 羅刹不害

佛世，有一國鄰于羅刹，羅刹食人無度。王約：自今國中，家以一人，次第送與，勿得枉殺。

有奉佛家，止生一子，次第充行，父母哀號，囑令至心念佛。以佛威力，鬼不得近。明晨往視，見子尚在，歡喜將還。自是羅刹之患遂息，國人慶慕焉。（蓮池大師《往生集》）

#### 二、拼命念佛 化解群鬼

北通州，王鐵珊者，前清曾作廣西藩台，其時廣西土匪甚多，彼於作兵備道時，即設計剿滅其黨，所殺甚多。

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即見在黑屋中。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無數，皆來逼迫，遂即驚醒。久則複合眼，其境仍如是，複驚醒。三晝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

其妻因諭之曰：「你如此怎麼樣好？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吧，念佛總會好。」

鐵珊一聞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即睡著，遂睡一大覺，了無境界可得，而病亦漸漸痊癒矣。因長齋念佛。

鐵珊前年與陳錫周來山，親與光說耳。（《印光大師嘉言錄》二乙）

按：王鐵珊者。位居將領。一聲令下。萬靈喪命

只有造業。不信佛法。不知教理。亦未皈依

病重身危。群鬼現前。三日不眠。命在旦夕

參禪悟道。打齋拜懺。斯等修行。緩不濟急

只有念佛。不可思議。一念彌陀。群鬼遠離

再念彌陀。當夜安息。念念彌陀。重病痊癒

不問善惡。不問信疑。圓頓簡易。無法能比

---

### 三、專念彌陀 冤鬼不侵

四川釋顯真，又字西歸。在家時歷任縣長，殺戮土匪甚多。出家不久，即住寧波慈溪五磊寺。

每夜夢見土匪多人，血肉狼藉，兇暴憤怒，執持槍械，向其索命。

遂大恐懼，發勇猛心，專念阿彌陀佛，日夜不息，乃至夢中亦能持念。

夢見土匪，即念佛號以勸化之，自是夢中土匪漸能和馴。數月以後，不復見矣。

餘與顯真同住最久，常為餘言其往事，且歎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議也。（弘一大師《淨宗問辯》）

按：一燈入室。長暗頓明。一佛當令。群魔退聽

一向專稱。彌陀佛名。既能解冤。又得往生

琥珀取塵。磁石吸鐵。我等惡業。如塵如鐵

彌陀佛名。如珀如磁。應作此想。常稱佛名

---

### 四、念佛卻鬼 往生成佛

予同郡望江陳企，嘗妄殺人。後見鬼現，企畏懼，急念阿彌陀佛，鬼不敢近，企念佛不已，鬼遂不現。後常念佛，臨終坐化。

後半年，附本家孫女名妙光云：「我因念阿彌陀佛，已生極樂世界。」舉動言語一如平生，親戚相知皆來看。



至兩三日，家人云：「惜乎你在生時，不曾傳得喜神供養。」企遂現，儼然如平生，唯面帶少顏，蓋西方長生不老；其頭如佛之螺髻，蓋成佛之漸也。望江士人周憲叔為予言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卷八）

按：聞佛名號 雖無信心 亦不稱念 也成道種

已由知故 遇境逢緣 便能提起 當下免難

猶如陳企 因念佛故 冤鬼不現 遂起信心

畢世念佛 臨終往生 歸述前因 親現妙相

倘未預聞 不知念佛 被鬼奪命 永劫沉淪

---

### 七、念佛一聲 水鬼暈退

四川黃書雲的「覺園筆記」記載說：「自流井（四川的食鹽產地）的街道很窄，有些人家在屋後臨河的水面搭起木板。建一層樓住在上面，打開窗戶，就可俯視河水。每一家的房子都是這樣，一眼看去沒有兩樣。有一個做篾器的工人，夜裏作工，聽到兩個鬼在水上講話。

有一個說：『我明天就能得到替身，脫離水難了。』

另一個鬼說：『真為你高興！那個人是誰呢？』

這個鬼說：『午後有個挑煤的人，把煤賣完，在街上喝酒。喝醉了，會到河邊來喝水，我就把他拉下水，他就可以代替我了。』

篾工細聽之後，第二天午後，打開窗戶對著河，把手中的篾片支出窗外，坐著編東西。他時時低下頭看，果然看到一個人踉踉蹌蹌來了，帶著醉容；這人把擔子放下來，蹲在河邊，掬水而飲，身體微微向前傾，差一點掉到河裏。他拚命喝水，一面說：『阿彌陀佛，水很好喝！』然後再一面掬水一面喝，喝罷連念『阿彌陀佛』。結果也沒出什麼意外，竟然肩著擔子走了。

夜裏，又聽那個鬼對同伴說：『你的替代人還沒來嗎？』

那同伴說：『來了，我趁他捧水時拉他，他幾乎掉下來了。想不到他喝一口水，便念一聲“阿彌陀佛”，我倒退了兩、三丈之外；我再到岸邊，他又喝水，又念佛號，我嚇得一直後退，眼冒金星不能動，而他已經肩著擔子走遠了。』

第二天呂仙岩佛教會的會員來店裏休息，聽到篾工講這番話，回家之後，我把它照實記下來！」（紅葉《自殺以後的真相》）

---

### 三、雙目複明 預知時至

清朝，梁維周，紹興嵊縣人，在龍潭庵為行者。年四十而瞽，無所得食，欲求死。僧雲麗止之，曰：「勿徒死也，西方有佛，曰阿彌陀，子能至心稱念，不難橫截生死，瞽豈足患乎！」從之。雲麗為募飯供之，維周念佛甚切。三年，目複明。居半月，告眾曰：「吾將去矣！」越三日，方午，向西坐脫。事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僧雲麗述、淨土聖賢錄）

---

## 六、勸人念佛 可免水難

清朝，吳允升，字常導，徽州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于虎邱遇一僧，孰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有水厄，當奈何。」允升甚恐，求解免之策。僧良久曰：「從今以往，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佛，持大悲咒，或可免耳。」升信受奉行，並常以此勸人。

至二十九歲，因歸裏，道由杭州，于江幹附舟，同舟十七人。開行數十裏，而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言，急合掌念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昏瞶中，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顧視，則身已登岸，乃為漁人撈救而出也。冠履盡被水沖去，唯平日念佛十八子數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其同舟十六人，已漂沒無蹤矣。自是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染香續集、淨土聖賢錄）

---

## 八、心誠念佛 電殛生還

據臺灣聯合報及自由時報於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十一月二十七日報導，臺北市佑昌企業公司的一輛水泥灌漿車，由工人彭賢堡操縱輸送泥漿伸展臂時，不慎將高壓電線觸斷，彭當場被電殛身亡（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力）。而當時在現場的工人林萬力和該公司老闆娘林姿慧聽見彭賢堡一聲慘叫，立即繞到水泥送漿車後，急欲設法搶救他，可是也被一萬一千伏特的高壓電吸去，殛昏！一?那失去知覺倒地，而老闆娘四肢及臉部都被擊成重傷，嚴重內出血，昏迷在地。十分奇怪林萬力本人卻很快蘇醒，神智清醒，全身毫無受傷，並能籲請附近民眾呼叫救護車來，將林姿慧和當時騎機車路過該地，被掉落電線擊傷的女騎士方秋送到馬偕醫院急救。

為何同為血肉之軀的林萬力能抵擋一萬一千伏特的電力？能在災劫降臨之際，化險為夷？記者為此作了更深一層的瞭解，原來這位住在中和市圓通路三六七巷二十弄二十五號的唯一生還者（獲悉林姿慧已於冬至夜過世），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終年吃素，廣行善事。當林萬力和老闆娘欲設法搭救彭賢堡時，他心中虔誠且急切地稱念「阿彌陀佛」聖號，電流竟奇跡般被截斷而死裏逃生。今引報端結語以為明鑒：

心中有佛，能敵一萬一千伏特

日日長素，彌陀化解及身災禍

---

## 九、閉目念佛 車墜人安

臺北市仰德大道連環車禍慘劇中，坐在肇事砂石車駕駛座旁僅受輕微擦傷的計程車司機陳汝田，成為整個車禍經過的重要調查對象。他否認外傳當時是和駕駛蕭春民在試車，而是無意遇到蕭後，蕭邀他一同去倒掉車上所載的砂土，途中只聽見蕭大喊「沒有煞車」，他即閉上眼睛，不斷念著「阿彌陀佛」。以下是記者訪談紀要……

記者問：可否說說車禍發生的經過？

陳答：大約上午八時廿分左右，蕭春良突然大喊「沒有煞車」，我心裏一急，就緊閉眼睛，口中不斷念著「阿彌陀佛」，隨後聽到撞擊聲，即迷迷糊糊的，直到砂石車翻落到山坡下，被路過的人從車上拉出救起，不清楚撞到什麼東西。（1991、12、5《聯合報》社會新聞第七版 記者詹三源／專訪）

---

## 十、危急念佛 車禍平安

今年（一九九二）四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淑惠蓮友，提著菜籃，疾步穿越臺北市松江路十字路口。走到一半，交通號轉為紅燈，適時從左邊急速駛來一部計程車，時間緊迫煞車不及註定被撞必死無疑。在此緊要生死關頭，他隨即大聲唱一句「阿彌陀佛」，立即覺得有人把她托上再往前推倒。

司機驚慌停車下來查看究竟傷勢如何？但見淑惠緩慢起身拍拍塵埃，若無其事站好且還向司機合十問訊說：「請別緊張，我沒事了，謝謝你的關懷！」讓司機及在場目睹者驚訝又讚歎。

事後淑惠邊走路邊念佛，走向市場，愈念愈歡喜，對淨土法門及彌陀悲願，親蒙大益終身難忘。一句佛號救她一命，誠為修行上的大增上緣。（果真法師《我的學佛心得》）

---

## 十二、冥刑停止 念佛往生

徐雷，字電驅，浙江樂清人。出身行伍，喜飲酒，好冶遊，烹割飲宴無虛日。民國庚申元夕，夢見一人，手足縛四短柱，二鬼卒以椿春其背，慘酷可怖。雷近視之，即己身也。驚懼間，恍惚四肢被縛，背受痛擊，痛而大號。微聞空中念佛聲，隨口和之，頓醒，背猶作痛。因大懼，追念平日邪行，愧悔交集。既而猛然曰：「吾聞學佛可了生死，得離地獄之苦。」由是痛改前非，日誦《普賢行願品》，持彌陀聖號不輟。既而病篤，猶力疾誦經，空中常有白光，狀如圓鏡。一夕謂其妻曰：「明日佛菩薩來接引我，當清淨室內，焚香預備。」次日，沐浴衣冠，端坐念佛而逝。（近代往生傳、淨土聖賢錄）

---

## 十四、宰割念佛 解苦脫苦

蘇州，劉錫玄，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滇聘，道過黔中，回泊舟郵亭，夢一長面偉人，告曰：「某朱將曹翰也，予在唐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餘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豬，受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

劉公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少頃門啟，抬一豬出，號聲動地。劉倡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遍佈，兼載《黔枝偶存集》中。

罷翁曰：「豬業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余惠也。余辛未時，同公聽講台教于即中堂。公口述其事，餘至西園猶及見。此豬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勳榮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撥無因果也哉！」

又，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殺時，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准提咒，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戒顯法師《現果隨錄》卷三）

---

## 十五、教夢中鬼 念佛升天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年）底，當我就讀高三時，某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奇特的夢，夢中我看見一位年紀約二、三十歲的小姐，在離我家不遠的忠孝東路四段華南銀行對面的斑馬線上淋雨，面容憂戚，似有心事困擾。由於不忍看她淋雨，我便邀她一起順道撐傘。

當我們一起撐傘時，她便告訴我她的悲慘遭遇。其實，她早已在某日的下午四點多時，騎機車被車子撞成重傷，而肇事者在目睹騎機車的她被撞傷後，趕緊開車逃逸，完全不理會受害者，讓他延誤就醫，而喪失生命。

此刻她的神情充滿忿恨、不平，很想找肇事者報仇，卻又無能為力，而顯出孤立無援、無可奈何之情。

聽完她悲苦的述，內心為之憐憫不已。於是，我勸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因為只有慈悲的阿彌陀佛能解救她的痛苦，將她帶往極樂淨土，在淨土中的人們，每個人都會心中充滿希望與喜樂，不再彷徨無助。

在聽完我的勸告後，孤立無援的她，念起了「南無阿彌陀佛」，稱念數聲之後，頓見滿面愁容的她，轉為安詳和樂，並且藍黑色的衣服也立刻變成白色，全身似乎煥發著白光，緩緩升上天空，漸漸地離我越來越遠，而我也衷心地祝福她。

隔天，為了證實此夢是「實夢」還是「虛夢」，便特地到忠孝東路四段明曜百貨隔壁的華南銀行打聽，證實在不久前的下午四、五點左右，的確有位騎機車的女生，在此處發生車禍，而肇事者逃逸。（臺北 林紀好 筆）

---

### 一、為親造像 入獄度亡

並州張元壽為亡親造阿彌陀像感應出並州記

張元壽，並州人，雖有善心，其家以殺生為業。雙親亡沒後，斷殺生業，修念阿彌陀佛。發心為救雙親，造阿彌陀佛三尺像，安置舊室，香花燈明，供養禮拜。

其夢室中有光，光中乘蓮台者二十餘人；于中二人，近于庭上呼元壽，壽即問：「誰？」

答：「吾是汝父母，雖解念佛三昧，好酒肉食，殺生魚鳥等多故，墮叫喚地獄；雖墮地獄，以念佛力，熱鐵融銅如涼水。昨日沙門身長三尺，來說法；同業者二十余人，聞沙門說，皆離地獄，方生淨土。時熟以是因緣來告，在空中人者，即地獄中同業者也。」

說此事已，指西方而去。以所夢語僧，皆謂所造像，往地獄中救苦矣。（三寶感應要略錄、淨土聖賢錄）

按：南無阿彌陀佛者，如《莊嚴經》言：「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非過現未來；但以酬願度生，現在西方。」

此即為救度六道眾生，故垂名現形，以度有緣。

---

### 四、誠心供佛 代殺保全

賈客，系遼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系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爺你先吃」，同伴皆笑之。

忽途遇大盜，賈客被殺砍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救我也」。

靈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現果隨錄》卷三）

---

### 一、童子七歲 隨佛西去

清朝，丁童子，常熟人，住梅裏鎮。七歲時，聞其父母持佛名，亦每朝持之。

未幾，有微疾。一日晨臥，忽躍然而起，曰：「今朝未念佛名，自誤大矣！」遂盥漱，禮誦畢，複就寢。

至晚，告母曰：「吾隨佛西去，願勿驚訝。」乃連誦佛名，良久暈絕。

母出不意，猶望其蘇。聞喉中作聲，若欲有言，喚之不應。忽大聲稱「大慈大悲」四字，遂絕。

次日就殮，舉體皆冷，而頂則尚暖也。（往生近驗錄、淨土聖賢錄）

---

### 一、童子十二 佛持花迎

明朝，袁宗道，子登，年十二。病瘡將終，語宏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宏道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微笑云：「見一蓮花，色微紅。」俄而曰：「花漸大，色鮮明無比。」俄而曰：「佛至矣，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宗道曰：「汝但稱佛字可也。」登稱佛聲，合掌而逝。（珂雪齋外集、淨土聖賢錄）

按：嬰兒吸乳 雖不識味 身自生長

病人服藥 不識藥性 任運得愈

知或不知 念佛往生 亦復如是

---

### 二、販雞惡人 異香滿堂

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

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佛祖統紀》卷二八、淨土聖賢錄）

---

### 三、殺牛屠士 紫雲繞家

汾州人，不得姓，殺牛為業。臨重病時，見數頭牛，逼觸其身。告妻子曰「請僧救我」，請僧至。

病人曰：「師誦佛經，如弟子重罪，還救得否？」

師曰：「《觀經》中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佛豈妄言！」

遂應聲念佛，忽爾異香滿室，便終，眾人皆見異香瑞色，祥雲繞其宅上矣。（淨土瑞應傳）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

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撚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佛祖統紀》卷二八、淨土聖賢錄）

按：張鍾馗，販雞惡人，異香滿室；

張善和，殺牛屠士，祥雲繞家。

轉地獄火，乘寶蓮台，瑞應昭灼；

皆憑最後善知識之開示助念也。

---

### 一、自己念佛 父母往生

清朝，周汪氏，華亭人。夫周文榮，家貧，游幕遠方，客死湖北，久無音信。女工自活，長齋奉佛，撫子成立，命尋父骨歸葬，旌表節孝。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後得疾，閉戶念佛，不問家事。

臨終謂子曰：「昨夢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均住蓮華世界。現前有五色雲，擁一蓮如舟，我即乘此往生也。」言訖而逝，室香如蘭。（染香集、淨土聖賢錄）

### 二、你佛給我 我就好去

無錫近來念佛者甚多，一人會做素菜，凡打佛七皆叫他做菜，彼日日聽念佛聲。後其子將死，即曰：「我要死了，然不能到好處去，你把你的佛與我，我就到好處去了。」

其父云：「我不念佛，那有佛？」

其子曰：「你佛多的很，你只要說一聲，我就好去了。」

其父曰：「那隨你要多少拿多少。」其子即死。

自謂「素不念佛，何以有佛？」明白人謂：「汝做菜時，所住之屋，近念佛處。日日常聽大家念佛，故亦有大功德。」

此系無心聽者，若留心聽，功德更大。念經則無有重文，不能句句聽得明白；即留心聽，亦難清楚，況無心乎。可知念佛之功德殊勝。（《印光大師文鈔》第五冊三〇七九頁）